

乔家留在金陵城的逸闻

3

畅销小说



薛冰 著
陕西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小说从陷于地产纠纷的乔家大院起笔,撕开旧城改造重重帷幕的一角,揭示了儒雅精致的文化金陵无奈伤逝的复杂过程。文物存毁、古玩陷阱、民国逸事、预测学泛滥、盗版书操作等社会热点,无不信手拈来,妥帖融入人物命运之中。

本报选载小说其中一段,重点讲述过去发生在乔家大院里的那些故事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京城来的古玩商周明山看了乔家想出手的青铜器,和中间人朱三爷约好三日后再谈……

周明山毕竟老于江湖,尽管乔家饮水楼上的几件三代青铜器,已是亲眼所见,确属珍玩,仍不敢十分放心,不能不慎加审察。当然,关于这桩生意的实情,是一丝一毫也不能透露出去的。他既不便找乔家去打听,也不能让金陵同行意识到他在关注北门桥乔家,只能旁敲侧击。好在朱三爷话多,说了乔家、朱家不少旧事。但古玩交易中,卖家编故事是常有的事,轻信这种故事的买家多半会上当。所以这些话不能依朱三爷一个人说了就算,周明山还要听听别人的讲法,倘若朱三爷说的的确是实情,此事便有九分可为。

周明山往日所结交的市廛友人,这时就派上了用场。南市楼的老茶房张魁,永和园的账房先生李如方,魁光阁楼上说评书的杨慕柳,提到北门桥乔家的逸闻,随口都能来上一段。

张魁说的一节趣事,叫“我养的儿子我晓得”。

说是那年秋闱放榜,乔文秋、乔文辉兄弟二人,去夫子庙贡院前看榜,还没有转回头,捷报已经送到鸡鹅巷乔家门前。其时乔家老父早已亡故,只有一个半瞎的老母亲在家守门。好在乔妈妈耳朵不聋,乔家又只是两间临街的房子,故而听得真真切切,是“乔老爷文秋高中第九十四名举人”。两个儿子临出门时,特地留下了两吊青钱,嘱咐母亲打赏报喜人。乔妈妈眼睛心里亮,晓得那只是图个吉兆喜头的意思,没想到果然用得着它。此时乔妈妈满心欢喜,颤巍巍地提着两吊钱,摸出门来,正要双手递将过去,忽然心中一动,扣下一吊,只拿一吊钱给人。

那报喜人眼看是两吊小钱,已是意犹未尽,此时只得一吊,不免开口争竞。乔妈妈道:不是我舍不得这一吊钱,只是儿子临出门时,只留了这些在此,若都给了你,我就没有了。

报喜人说:老夫人太糊涂了!乔老爷既高中了举人,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在后头,你老人家何苦与小人争这一吊钱。

乔妈妈说:我才不糊涂。我两个儿子去赶考,若都给了你,一会儿老二也中了,岂不是没钱打赏么?

旁边看热闹的人听着,忍不住一齐都笑了起来,说是看不出这乔妈妈,竟有如此贪心!寒门小户的,能中上一个举人,已是祖上的盛德,她倒想两个儿子一齐高中呢!

正说话间,早听得一阵铜锣声自远而近,来人在巷口就放开喉咙唱道,乔老爷文辉高中第三十八名举人。

这回是乔妈妈笑了,说道:我养的儿子,我还能不晓得!老大既能中了,老二是一定中的。

李先生说的是一节佳话,叫“朱夫人慧眼择佳婿”。

想当年,乔家兄弟未发达的时候,双双在人家坐馆。哥哥文秋进学后,被锦绣坊卢家请去教两个公子,弟弟文辉教的是朱氏家塾。这朱家就住在北门桥东,莲花桥畔,与鸡鹅巷乔家,相隔不过一箭之遥,却是当朝官宦世家,钟鸣鼎食的金陵巨族。

这朱家待西席夫子却极厚。朱家老爷远在云南布政司任上,每有家信,必有附言问候到乔先生。家中老夫人主政,对先生也极好。投桃报李,文辉教授朱家一族里十来个学童,自然格外尽心。他设馆五年,朱家已经中出了三个秀才。

不料乔家发迹,这年乡试,兄弟俩双双折桂,轰动了金陵城。朱家得讯,竟封了二百两银子的贺仪,让管家送上门来。这要相当于文辉坐馆十几年的束脩。文辉禀告母亲和兄长,都觉得不能无端受人如此重礼。乔妈妈遂命文辉上门拜辞。朱家老夫人料他必来,已经请好了娘家舅爷在候着他,在书房中摆席一席为他庆贺,酒桌

上漏出口风,原来是朱老夫人有意,要把小孙女许配给乔先生为妻。

乔文辉字斟句酌地回答,承老夫人厚爱,文辉感激不尽,回家一定禀明母亲;只是,一则兄长尚未婚娶,二则自己亦将赴京应试,此事尚祈缓议才是。

舅爷频频点头,赞道,乔先生能以功名为重,先立业后成家,真是有志气男儿。家姊的意思,有这二百两银子作家用,正是要你兄弟能够安心攻读。明春赴京,必然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。

朱老夫人体恤寒门子弟的这份心思,令文辉感激涕零。文辉遂不再推辞,收了银子回家,却留了个心眼,并未向母亲和兄长说起朱家许亲的事情,以免哥哥分心。他只说朱家老夫人一片好意,若执意不受,未免让人家看得自己小量,莫非乔家两个新科举人,日后连这二百两银子的情分都还不上么?乔文秋也觉得这是个道理,只不过不要忘了人家这份情意就是了。

转眼间冬去春来,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,江南应试举子便陆续启程,进京赴考。乔家兄弟定于正月廿八进京。朱家得了消息,竟又让管家送了二百两盘缠银过来,且有朱老爷书信一封,已为乔家兄弟安排好了京城里的住处,免得去挤客棧。

结果,兄弟二人双双金榜题名。乔文秋中在三甲里,皇上赐了同进士出身,国家正当用人之际,陛见之后,就派了杭州府仁和县。乔文辉中在二甲三十五名,奉旨入选翰林院。

乔文辉这才将朱家有意提亲的前因后果,细细说与哥哥知道。

乔文秋先返金陵,那一番庆贺荣耀,又非中举时可比。上任之前,他禀明母亲,办妥了几件大事,一是央媒上朱家为文辉提亲,果然一说就肯;二是依了亲家公的意思,择定了北门桥下荒弃多年的马府基址,着人建造乔家新宅;三是由朱家做媒,娶了颜料坊夏家的二小姐。

这年秋后,乔文辉上书乞假,奉旨回乡完婚。来年开春,乔文辉仍回京。朱小姐却宁愿留在金陵,侍奉婆婆,又成一时佳话。

三年后翰林散馆,乔文辉因为满文考试不及格,未能留京,派往彰德府安阳县。就在这一年,云南边陲土司叛乱,朱家老太爷以身殉国;祸不单行,大公子赶去云南,迎取父亲灵柩,半途又遭强人劫杀。老夫人悲痛之下,一病不起。一个烈火烹油的朱家,竟就此一蹶不振。全亏了乔文辉兄弟,一力帮扶,且将照应朱家后人,列为祖训,至今已历三世。朱家子弟的读书应考,姑娘的出身陪嫁,都是乔家供给。这虽说是乔家不忘旧情,也是当年朱老夫人慧眼择婿,为子孙留下的余荫。

而杨慕柳则告诉周明山一段有关乔家府第的传说——这座宅院,只因择址不慎,建房时就犯了难为。依风水上的道理,人家阳宅,总要依山面水,山环水抱,才算平安吉宅。可此地北面不但无山可靠,而且是杨吴城濠的流水。人家居住,总不能坐南朝北,若非如此便成了个背水而居的形势。据说当初马府,就是犯了坐南朝北之弊,所以出了个倒行逆施的马士英。乔家最后请了南捕厅甘石庵先生来筹划,甘先生出了个主意,将北面最后一进房屋,造成重楼,以呈山形;饮水园的北墙高耸,上端砌成波状,有如山坡余脉。为不泄地气,不能开后门,不惟宅院,连饮水园都没有后门。当时就有人说闲话,说地理书上有说法,不开后门,于后代子孙不利。然而甘先生给皇上看过风水,乔家没有异议,别人说也是白说。如今回头看,竟不幸为尔辈言中。不过依甘先生的说法,则是乔家后来擅自在园子里添造了一幢饮水楼,坏了风水。

杨慕柳微微一笑:“这也算是别出蹊径了,或许乔家就此峰回路转,别开生面,也未可知。”

皇权与货币,孰轻孰重

2

金融天下



陈雨露 杨栋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当人类刚刚抚摸到圆润的钱缘,皇权就试图主宰天下财富,历代币制更迭的背后不过是一场封建统治者分配财富的游戏。统治者手中的刀枪真能主宰财富吗?五千年历史长卷中,每当皇权自认为可以统治金钱,便会被金钱反噬。一次次战乱的背后都有财富原罪,但一次次盛世辉煌何尝不是顺应了货币天道,所谓数字时代的“0”与“1”不过是在得失金钱之间徘徊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金融的本质是什么?用你不愿意听到的话说,金融永远用你的钱为你更有钱的人服务。

货币起源于交换,也就是贸易商业,后世金融工具则皆源于货币。

秦统一六国后,嬴政宣布:黄金以溢名,为上币;铜钱识曰半两,重之如其文,为下币;而珠玉龟贝、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,不为币。只有黄金和秦国“秦半两”是货币(重12铢,约8~10克),其他的全不算数。

嬴政应该知道:只有统一货币才可能形成真正强势的中央权威,才有可能真正集中这个国家所有的力量(经济和军事),才有可能真正统一中国。不过,对嬴政来说,屁股还没在帝位上坐热,就统一货币,基本上只能靠钱。六国我都可以消灭,还消灭不了钱?确实消灭不了,货币源自不同地区的经济演进,而现在的军事力量对前世风俗根本就无能为力。货币统一本是拓展商业必经之路,若将世俗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,未必就有好的效果。

很多人认为,嬴政统一货币“压制了商人私欲,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”。这么说的人,在经济造诣上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白痴水平。压制商人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联系吗?答案是:有,不过正好相反。如果不信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票证年代。

事实上,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货币的意图从未执行,现代考古发现,秦半两和六国货币同时出土,世俗权力想断绝原有货币关系,嬴政和他当时的行政框架不可能有这个能力。

原因如下:
首先,当时六国货币经过数百年流通,在当地显然比秦半两更有信誉,秦半两不被接受也就在意料之中;其次,更重要的是,胡亥任皇帝后三年,陈胜、吴广扯旗造反,公元前207年胡亥灭国亡身,统一的秦朝仅仅存在了14年。

六国货币并未随着秦国兵甲消失,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,但不能

消灭本就与人类进步息息相关的货币,更不能消灭思想。只要人类还存在,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权力决定。要改变货币制度,必须改变当地经济结构,甚至改变当地风俗,这些都不是兵甲可以做到的。

建立西汉后,刘邦似乎觉得“秦半两”太重,将重量由12铢减为3铢,允许民间私铸货币(更令民铸钱)。不过,很快秦半两和六国铸币就变成了不足半铢的“荚钱”,荚本是一种豆科植物,与浮萍的含义相近。市面物价飞涨,于是“米至石万钱,马一匹则百金”。

允许私人铸币,并非由于刘邦比较大度,说秦半两太重更不是理由。依靠货币作为斗争工具,是要靠实力说话的,刘邦的登基大典连四匹纯色的白马都凑不齐,其穷困可见一斑。实际上,刘邦只对15郡有治理权,其他30郡均在豪强手中。就是刘邦不让他们铸钱,估计这些人也不会听。汉初,刘邦还要剪除韩信这些功臣,对自己的嫡系部队“丰沛功臣”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高祖八年,大概刘邦对私铸货币已经忍无可忍,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实力。刘邦手下没有中央银行,不能提高准备金率;刘邦的方式是颁布《盗钱铸令》。结果令刘邦失望,就是在他统治的15郡内这个法令也未能执行,何况在诸侯的地盘,4年后刘邦在平定叛乱中,中流矢死掉了,《盗钱铸令》始终是一纸空文。

到汉惠帝在位,同姓王终于替代了异姓王,朝廷和地方势力的斗争由此演变为汉室宗亲窝里反。货币正式成为重要工具。

斗争一方的主角是吕后。惠帝三年(公元前192年),吕后下令禁止“铸伪钱”;惠帝五年再次重申不准私铸,朝廷统一铸八铢钱。问题是,这个时候,诸侯在国内连军队都可以操练,不准私铸货币?说给自己听听好了。你颁你的令,我铸我的钱。又四年,吕后

不得不自己铸“荚钱”。

吕后死后,汉文帝(刘恒)即位。诸侯照样铸币,刘恒照样没办法。

公元前157年,刘恒驾崩,其子刘启即位,刘启是个很有理想的人,他想继承老爹的遗志,加强中央政权。景帝前元三年(公元前154年),晁错上书《削藩策》,建议景帝用军队讨伐私铸货币的诸侯。斗争终于超出了铸币之争,也就是所谓的“七王之乱”。

不过,这里要提到的是,中国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,汉朝币值更替对民间交易影响不是很大。因为,无论是三铢、四铢还是八铢,民间交易始终按货币实际重量交易,无论面值、无论谁铸的,先拿来称。私铸与否,损益最终都体现在皇室。

平定七王之乱后,又一个猛人登场了,他的名字叫刘彻,俗称汉武帝。

刘彻登基后废除了郡国,再也没有势力可以直接挑战皇权威威,刘彻从此开始幸福的皇帝生活。很多史籍中汉武帝被描述成一个英雄,刘彻确实是雄才大略、文治武功。不过,他确实太猛了,连年征伐,花销很大,登基后4年不但花光了文、景朝以来40多年的皇室积蓄,而且让一半中国人到战场上把命送掉了。没钱,刘彻又开始在货币上动脑筋了。

首先,刘彻宣布,凡是铜都收归他所有,各地异钱和铜材一律运到京城由他安排用途(上收铜,勿令布)。如果谁敢再私铸,办法也很简单,直接砍头(盗铸金钱,罪皆死),实行肉体消灭。虽然可以私藏铜材,虽然可以偷偷铸币,但风险实在很大,私铸货币确实减少了许多。

然后,他把荚钱定为法定货币,推行三铢钱,把铸币的好处全都揽到自己腰包里了。三铢钱本来就是一种不值钱的“钱”,但刘彻的行为充分说明,没有最不值钱的钱,只有更不值钱的钱。

他又发明了更不值钱的钱——“白金币”。

白金是银锡合金,按实物估算白金币币面值是实际价值的9倍。皮币就更离谱了,所谓皮币就是一张一尺见方的白鹿皮,值40万钱。

由此,富豪盗铸白金币成风,至少刘彻只是没收铜,没有没收银。因为,铜在百姓而银在官家。刘彻来自铸币的收入迅速减少,虽然刑罚很严厉(坐死者数万人),但900%的利润率确实太高,大家仍旧前仆后继。

终于,刘彻自己也感觉到这种办法行不通,在货币面前,伟大的汉武帝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,开始铸行“五铢钱”。五铢钱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突破,皇权在货币规律与历史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,加上刘彻已经垄断了铜的生产及存量,基本上五铢钱在刘彻当政后期能够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。

在货币层面(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完整意义的金融),先秦时代是生产与交换的完美结合,世俗权力既然没有达到统一,便不可能以权力约束货币流通。齐刀、楚贝、秦布交相辉映的背后是古人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,这种追求虽然会公然诉诸于武力,然而并不可耻,因为春秋五霸的征伐,锋利箭镞的背后同样是双方经济进程的竞争。这种竞争对世俗权力和居民都存在公平性,当权者为了获得经济实力必须减轻掠夺,因为居民也可以选择迁徙来逃避。

在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秦汉时代,皇权开始主宰经济进程,自此,中国历史开始缺乏竞争制约,也必然使世俗权力从创造转换为掠夺。当掠夺超过极限,小农接近灭亡,就会演化为暴力反抗。暴力反抗以破坏为手段,摧残世俗权力,同时摧残经济进程,而每一次暴力反抗中最先遭殃的就是货币。从此,我们进入了一个权力周而复始的怪圈。